

一柄如意的「转身」

张蕊蕊

近日，作为天一阁建阁4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与上海韩天衡美术馆联合主办的“芸窗一柄——明清如意特展”在天一阁博物院开幕。

展览集中呈现了玉雕、竹雕、木雕、掐丝珐琅等多种材质与工艺的65柄明清如意，并将散见于天一阁藏《世说新语》《考槃余事》《长物志》等古籍中的相关记述对照展出。器物与书页相逢，终让文字中的“如意”有了具体形貌。

物有来处，也有去处。一件器物能够走过漫长岁月，留下来的未必只是它最初的用途。人们不断改变它的样式，也不断把新的趣味、情感与愿望寄托其上。从“手中之物”到“心中之意”，一柄如意也完成了一次次文化内涵的“转身”。



如意拓片（受访者供图）

1 如意，何以「如意」？

关于如意这一器物的“身世”，历来有许多种说法。

现存文献中，一个最常被引用的解释来自北宋释道诚《释氏要览》：“古之爪杖也。”骨、角、竹、木皆可制作，前端刻作手指爪形，“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曰‘如意’”。换句话说，“如意”最早与搔背用的“爪杖”关系密切。

1977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战国墓葬中出土两件牙雕如意耙，一端作写实手掌状，五指微曲，下接细长柄，形制与后来文献描述的爪杖十分接近。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岳在《身世纷纭话如意》中梳理认为，这件牙雕如意耙，为中国本土很早便存在此类器具提供了实物依据，也使“如意由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的“舶来说”难以成立。至少，作为搔背工具的爪杖，如意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

不过，一件用于搔痒的小物，何以一步步走出日常器物，与“称心遂意”的美好寓意绑定？有学者认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和佛教中国化进程是其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古印度佛教僧侣本有一种随身搔背用具，汉译佛典将其译作“如意”。中国本土原有的爪杖文化与这一外来概念在长期使用中发生交汇。魏晋以降，随着佛教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文化，如意又进入佛教艺术和造像体系，代表智慧的文殊形象逐渐出现手执如意的造型。一个原本满足身体需要的器具，也由此被不断附加智慧、吉祥等精神意味。至宋元明三朝，随着道教文化兴盛和民俗文化发展，如意又进入道教艺术、神仙图像和民间生活，被赋予迎祥纳福、平安顺遂等寓意。

不仅如此，器物意义的变化，也与它所处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魏晋时期，如意已频繁出现在贵族和名士的生活，被用于清谈、吟咏、宴饮和交游，逐渐成为风度、情绪与身份表达的一部分。展览展出的天一阁藏《世说新语》（明凌濛初刻四色套印本与明万历十三年张文柱刻本），留下了不少生动的记录。

《世说新语》由南朝宋刘义庆组织编撰，主要记载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名士的言谈逸事，是观察魏晋士人生活与精神风貌的重要典籍。书中，《汰侈》一则记载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拿出珊瑚树炫耀，石崇看罢取来铁如意，“应手而碎”；《豪爽》篇中王敦酒后吟咏曹操诗句，慷慨激越，以如意击打唾壶，直至“壶口尽缺”；《简傲》一文记叙谢万北征，又曾手执如意“指四座”。

此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里，王戎手执如意，跌坐树下；北周庾信《对酒歌》有“王戎如意舞”，留下名士舞动如意的形象……至此，如意早已不只是用来解决“手所不到”之痒的爪杖。它可以助谈、击节、佐舞，也可以在交游议事中用来指点、表意。随着帝王贵胄、高僧名士不断使用，如意所承载的品位、智慧、身份乃至祥瑞意味也逐渐加深。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如意的精神属性不断增强，原有的实用功能便逐渐退居其次了。

2 一柄如意，几重风雅

如果说此前的如意，更多是在脱离爪杖单一实用功能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文化意味，那么到了宋明以后，它又进一步走入文人书斋，成为案头清供和赏玩之物。

“此次展览名为‘芸窗一柄’便是此意。”上海韩天衡美术馆艺术总监、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韩回之解释道，文人好古、尚雅，对器物的材质、形制、气韵都有了更细的讲究，如意也由此从“可用之物”变成“可赏之物”，“铁、竹、木、玉、珐琅……不同材质和造型，既是明清如意在形制与审美上的变化，也是文人心境与审美趣味的投射。”

铁与铜，是较早进入文人视野的材质之一，也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古拙、劲健的气质。

展览中，一柄越南星铁如意颇具代表性。越南星为晚明名臣、东林党重要人物，这柄铁如意身有银错篆书铭文，铭文中有“廉而不刿”“折维君子之器也”等语。“廉而不刿”出自《道德经》，大意是有棱角，却不至于伤人。一个“廉”字，一句“君子之器”，也让冰冷的铁器有了人格的投射。

与这柄铁如意对照展出的，是天一阁藏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刻本《重定金石契》，清代金石学家张燕昌将其收录于《金石契》，不仅摹绘器形、录其铭文，还汇集相关题咏，使一柄旧物有了可考的“身世”。厉鹗、沈德潜、王文治、阮元等历代名家都曾为其铁如意赋诗。有人由铁之坚硬想到越南星的刚直，有人借石崇“如意击珊瑚”的典故，遥想忠臣恨不能持此击奸；也有人想象越南星滴戍边地，仍摩挲旧物、悲歌击节。就这样，不同时代的文人将自己的志趣与感慨，层层叠叠地寄寓在了这一柄铁如意之上。

如果说铁如意寄托的是人格，竹木如意承载的，则更多是文人的天然之趣。

天一阁藏《考槃余事》中专有“如意”一条，书中除记载铁如意，还写道：“近有天生树杖、竹鞭，磨弄如玉，不事斧凿者，亦佳。”在文人眼中，一柄如意未必越精雕细刻越好。竹节的起伏、树枝的弯曲、根瘤的疏密，本身就可以成为趣味。

这种审美，在此次展出的竹雕如意中更为直观。例如一柄竹雕菊花如意保留竹节本身的形态，只在其上雕出菊花、菊叶，疏朗自然；再如另一柄竹根雕灵芝如意，工匠顺势而为，顺着竹根原有的弯曲走势成形，让天然形态成为造型的一部分。

而到了清代，如意的材质又迎来一次扩展，其中尤以玉如意最为醒目。

韩回之认为，这与帝王审美有直接关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回部平定后，和田玉输入中原的道路逐渐畅通，宫廷玉制品数量增加。乾隆本人又有“不为圭璧为如意，薄古渐今好吉祥”之句。在他的影响下，玉如意迅速兴盛，并逐渐取代竹木如意成为重要品类。

此次展览中的乾隆御题白玉如意，正是其中代表。整器长逾46厘米，首部雕灵芝云头，镌乾隆御制《咏如意》诗；中段线刻湖石牡丹，下端又饰蝙蝠、玉璧、双龙、盘结、流苏等纹样。玉材本身所包含的“君子比德于玉”之意，与器身上的吉祥纹饰、帝王题咏叠加在一起，使一柄如意同时成为材质、工艺、审美和观念的载体。

与此同时，如意的形制也变得更加自由。柄首逐渐演化出卷云、灵芝等造型；柄身或直或曲，还出现双头等异形。

铁可以寄托刚直，竹木可以追求天然，玉石可以表现温润华贵……有学者认为，形制的每一次变化，往往都是对实用功能的告别。也正是在不断远离“工具”的过程中，如意获得了更大的审美空间。至此，作为一件“可赏之物”，如意赏的既是器，也是器物背后的人。

3 从一柄如意，到「万事如意」

展厅走到最后，如意已经从玻璃柜里的具体器物，“溢出”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在韩回之看来，梳理如意的来路、材质与形制，只是展览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看这件器物如何一步步走出案头，进入文学、民俗和日常生活，最终成为一种人人熟悉的文化符号。

文学，是这种变化最早也最清晰的见证之一。

此次展览展出天一阁藏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无锡顾氏奇字斋刻本《类笺唐王右丞诗集》，系王维诗歌的重要早期注本。王维《赠裴十迪》有“风景日夕佳，与君赋新诗。澹然望长空，如意方支颐”之句。句中“如意支颐”重在写人，而非写物；手持如意，支颐而坐，面对暮色，与友人赋诗。由此可见如意也成为文学塑造人物、营造意境的一种表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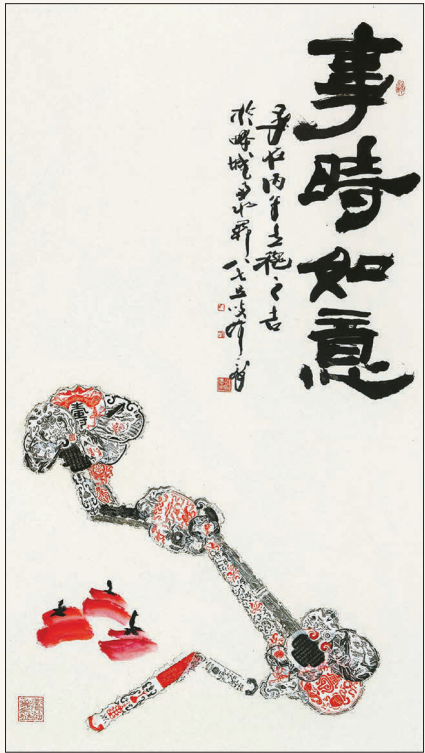
而到了宋元以后，如意频繁进入神仙故事和文学想象。

学者赵瑶丹、杨艺在《如意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中梳理发现，宋元时期，如意开始出现于文人创作的神仙故事中，到了明清小说中则更加常见。宋人钱舜选《纪梦》写玉皇手持玉如意，威严华贵；元代《琅嬛记》谈及仙人赐给周朝贫士如意，此物神通广大，“凡心有所欲，一举一顷，随即如意”，把如意描述为能够实现愿望的法器。《水浒传》中能腾云驾雾的公孙胜头戴如意冠，有诗云“如意冠玉簪翠笔，绛绡衣鹤舞金霞”，如意成为仙家身份的标志。从文人手中的闲适之物，逐渐成为祥瑞、神异与身份的象征，由此，如意在文学中完成了一重又一重意义的叠加。

当这种意义进入民俗生活，如意的传播范围便更加广泛。被赋予吉祥意涵的如意，频繁出现于节庆、祭祀之中，成为表达顺遂愿望的文化符号。

“普通人未必拥有玉石、紫檀制成的如意，却可以在服饰、器皿、家具中反复见到如意纹。卷曲的云头、灵芝形的轮廓，被绣上衣饰，画在瓷器口沿，刻入家具牙板，也进入剪纸、年画。如意由此从一件可以握在手里的东西，变成一种可以不断复制、反复使用的视觉符号。”韩回之介绍，这种由器物形态演化而来的吉祥纹样，在传统建筑中也同样常见：屋檐前的如意形滴水瓦、台阶不设垂带的如意踏路、院门上方的如意门，乃至园林铺地中的如意纹，都把“如意”的形象嵌入日常起居空间。

今天，人们已经很少真正使用一柄如意，“如意”却从未远离生活。从最初满足“手所不到”的实用之物，到文人案头的清供雅玩，再到一句“万事如意”、一道随处可见的吉祥纹样，它不断改变形态，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



《事时如意锦灰堆》2026年

韩天衡 题 韩回之 王余洋 拓

■ 锐观察

青绿绘巨幛 山海见明州 ——品读山水画《港通天下》

冯国飞

悬挂于宁波国际会议中心峰会区天一厅的《港通天下》，是一件巨幅当代青绿山水作品。画作高635厘米，宽2826厘米，恢弘的尺幅之外，更见笔墨匠心。无论画面尺寸还是表现技法，当代青绿山水中罕有能出其右者，这件巨制由时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张捷历时半年潜心创作，将宁波的山川形胜、千年文脉与东方大港的时代气象，尽数收揽于一纸丹青之间。

宁波人文底蕴深厚，山水胜迹代入题。古有“四明九题”“月湖十洲”描摹湖山；20世纪20年代，又有“城外十景”“城内十景”以志其胜。及至本世纪初，《宁波赋》写下“泱泱东方大港，浩浩八面来风”，道尽这座滨海城市的胸襟气度。如此山川形胜与人文积淀，正是《港通天下》画面呈现的根基。

回望历代画宁波山水的名作，元代王蒙的《太白山图》与《丹山瀛海图》堪称双璧。《太白山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长卷之中万松夹道，古寺殿宇、草堂屋舍、溪谷层峦次第铺展，画里的大白山、天童寺，仍可与今日鄞州区东吴镇太白山麓实景两两印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丹山瀛海图》，学界普遍认为描绘的正是四明丹山的奇幻景致。自王蒙之后，顾园、雪舟、赵左等画家也留下了描绘明州（宁波）的山水作品。《港通天下》接续这一绵长的地方山水文脉，却并不止步于复刻古人的林泉理想，而是直面属于今日宁波的时代命题。

这件作品为宁波国际会议中心主会议厅所作，以展现宁波地域特色、融四明文脉与山海气象为主题。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赋予作品独特的辨识度，彰显宁波改革开放以来的区位与战略优势，呈现东方大港勇立潮头的气象，是张捷创作之初反复思索的课题。为此，他数次奔赴宁波，游历四明山、东钱湖，探访天一阁、北仑港区，采风写生，搜集素材。回到杭州后数易其稿，不断叩问创作的核心难题：选择何种方式表现泱泱东方大港与明州人文山水文脉？又如何让自然山水、人文景观与现代港口共置一图，相融而无违和感？

综观画面左侧，四明山层峦叠嶂，林木丰茂，取山川丘壑跌宕处，云蒸霞蔚，烟岚云岫，绵延数里。飞瀑悬于幽壑之中，近处泉瀑激荡。松林立于泉石之上，拂云露霏，毓秀挺拔，隐隐如君子之风。

画卷自左向右徐徐铺展，天一阁隐于林麓之间。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宝书楼、云在楼、昼锦堂、状元厅、千晋斋、南轩等，以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相连成完整的江南园林格局。这座历经四百余年风霜、藏三十万卷善本的亚洲现存最古老私家藏书楼，画师以意笔勾勒轮廓，展现“书藏古今，博览天下”之气象，实现山水精神与人文经典的彼此映照，林泉之志与自我心性相互贯通。

画面中间聚焦烟波浩渺的东钱湖，水面澄澈如镜，巨帆闲敞轩昂，应为《港通天下》陈列于宁波国际会议中心之选址。湖心陶公岛、伏牛山林木苍翠，山麓民居错落；福泉山茶岭连绵，清风过处茶香沁人，尽显浙东水乡灵秀温润的气质。

宁波古称明州，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作品中曾有过诗意的赞美，即“大海与江河相遇的地方”。画面右边部分展现的就是一派繁荣的港口景象：蜿蜒数百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万吨级深水码头，集装箱整齐排列，数不胜数，龙门吊如巨人一般，或蓄势待发、或纵横交错，或擎或举，正向着停靠在码头上的巨大货轮输送货物。

画家在画面营造与表现技法上作了深思熟虑的推敲与论证，最终选择以小青绿山水表现宁波大港雄风与人文历史。首先，在如此巨幅的宣纸上完整运用青绿设色技法，前人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这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艺术实验。其次，小青绿山水如何将“自然山川之趣”“历史文脉之盛”“现代海港之雄”巧妙地结合。为此，创作者耗费心思。

我们提起青绿山水，一定会想到宋代的《千里江山图》，这件被北宋蔡京称为宋徽宗“亲授其法”的旷世杰作，相传出自十八岁天才少年王希孟之手，是其历时半载于1113年前后创作完成的，也是宋代院体审美的典范，代表北宋山水“丰亨豫大”的艺术风格。全卷采用散点透视，将高远、深远、平远三远之法有效融入十二米长的画卷之中，山水跌宕起伏，舟桥建筑细节精工。《千里江山图》并非实景的再现，而是集南北自然山水于一体，山石以墨笔勾勒，融披麻皴、斧劈皴于一体，再施石青、石绿，是北宋水墨技法成熟之后的典范之作。

《港通天下》的画面架构与设色技法，与《千里江山图》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件巨幛之上用传统青绿技法勾勒后“三矾九染”绝非易事，画师先用水墨技法，以厚重用笔勾勒山石、树木骨架并辅以皴擦，确定丘壑、林木、建筑的形体与位置；再将四明山、天一阁、东钱湖等主要景点、画面要素，自左向右布局。全卷通过淡墨烟云层层晕染，贯通画面的上下左右，山石、丘壑、松林、湖水、建筑、港口、海面，几者之间和谐统一。

山石部分以赭石、汁绿打底，再敷以石青、石绿，部分山石脉络处以三青、二青、头青等层层叠加，兼顾画面的厚重感与明亮通透感。画面右部的重点在港口的表现上，突破了传统界画的表达方式，或以墨勾线填色，或直接以色代墨造型；巨型塔吊以厚重朱砂线条勾勒；海面和天空则以大面积的澄澈浅蓝表现，营造碧海蓝天的开阔意境。在生宣纸上要做到大面积匀净渲染绝非易事，画家借助喷枪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画面最右端，东海烟波浩渺，右上角海平面曙光初现，好一派锦绣山海胜景。

张捷自言：“线成经纬，色分青绿，极想而出云岫，畅神以得氤氲。笔与墨会，心即山川而取之；丘壑内营，致广大而尽精微。”他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将艺术创作与传统文脉之融合、山水精神与人文经典之映照、体察自然与生命感悟之贯通、林泉志趣与诗性情怀之陶铸融于一体。

《港通天下》作为当代巨幛小青绿山水创作的探索与尝试，不仅展现了宁波大港雄风与人文历史，同时也向世界各国友人传递中国山水画绵延不绝的文脉。



清·乾隆御题白玉如意